

小谈昆曲的俞派唱法(俞家唱)迷失于以炫技为能的境地

刘有恒

刘有恒, 集粹曲谱, 台北出版, 今译为简体字版

-

(崑曲審音鑒古札記：集粹曲譜《南西廂記·草橋驚夢》出校注文)

．．．．但如果像是现今一些曲家，不知像是 1 已是豁腔了，还要把 61 再豁上加豁，唱成如 621，则更是野狐了，这在阳去声时最易看出来，如某阳去声字，作 1321，该曲家不知 3 即阳去声的豁腔，以为无标出豁腔，再去唱 15321，加一个豁腔 5 于 3 之前，则完全因不明声腔格律，而背于声韵之道，像《遏云阁曲谱》就已有此误，而后世的所谓曲家，亦因不明声腔格律，不明造腔之理，故如王季烈涂改刘富梁原稿所出版的《集成曲谱》与俞粟庐的《粟庐曲谱》亦多有此误，如《粟庐曲谱》更多有之，如《南浦》第二只【尾犯序】里小生唱『望伊家看承』里的『望』为阳去声字，订 61656 里的 1 已是一个豁腔，而俞宗海不知，又在 1 之前再加一个豁腔 2，变成 621653，因叶堂已是不明昆曲声腔格律了，当然只能传其炫技的唱口于传人，故其传人的不明声腔格律也是可知系属必然之理了；而若，在 1321 中加一个滑腔，形成如 12321 者，亦完全不合于阳去声的平出去收之理，此种错腔《粟庐曲谱》内多有之，如《南浦》第一只【尾犯序】里正旦唱的『奴不虑山遥水远』里的『虑』阳去声字，应唱 516532，1 为上挑的豁腔，一

挑而去声之腔性即定，而俞宗海加一滑腔 6 于 5 及上挑的豁腔 1 之间，形成 561653，造成去声字成了向上滑行二个音的腔，不成其昆曲声腔格律的化外野狐而不得；俞派唱口（俞家唱）多有为花腔而花腔，而造作过份，离昆曲之道远矣，实属昆曲末世将亡的走向浮华以炫世为能的偏差，其以炫技为能，实不可取，忆古书上所记明代虎邱山中秋曲会，老者唱全本琵琶记时，可是以炫技为能，还是真有其唱口的结实底子，于此可以思之过半矣。

. （自集粹曲谱《南西厢记·草桥惊梦》出校注文）

=====

附：集粹曲谱《南西厢记·草桥惊梦》出校注文全文：

编订者后注：（兼小谈俞派唱口迷失于以炫技为能的境地）本谱剧本及曲谱系依清末民初曲师殷淮深的《西厢记曲谱》为底本（简称殷谱），并校叶堂以曲师本为底本而以己意随兴改曲师之谱的纳书楹曲谱。其中【清江引】于第一部声腔格律谱的南词定律收有正确唱腔谱，今从其曲词及曲谱；第一只及第三只的【香柳娘】，于清皇室乾隆时期的第二部昆曲声腔格律谱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，收有正确唱腔谱，亦并从其曲词及曲谱（亦加入戏场本的殷谱多加的衬字以深化剧场演剧的表达之需）。而【引】，于原剧作里作【挂真儿】但文字格律不尽合，而后世剧场改【新水令】，而其文字格律亦不尽合，故今径称以【引】，而取殷谱的后世剧场

上实际演出时的唱腔，以存其真；此外其余曲牌，今皆以两部声腔格律谱的南词定律，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（简称声律谱，或声谱〔刘富梁语〕）内规定的板式及基腔与各腔格，以校正之：●【步步娇】的『麝』阳去声句末字，依声谱应作 6216 之格，殷谱订成阴去声腔的 216 固不合，而叶谱作 1216 也不合声律谱；『欹珊枕』基腔应为 1，殷谱误为 3，而叶谱则基腔正确，今改殷谱为基腔 1，而不从叶堂的行腔，从殷谱之剧场唱腔的行腔式，而校正基腔而已；『钗』殷谱作 5653 可，而叶谱行腔作 565653 合于声谱的行腔式，故从叶谱；『恰便似』此三字今改从叶谱，因殷谱所录后世剧场改辞为『却又早』，辞改而腔未依昆曲配腔原理的『声既不同，工尺自异』（吴梅《顾曲麈谈》）改腔，故造成『似』改『早』字，而『似』配给阳去声字的腔 653，没有改成上声字『早』应变的腔，又『恰』阴入声字，改『却』也是阴入声字，故『恰』的腔 5 未变是也，『便』阳去声字，改『又』也是阳去声字，故原先『便』的腔 6 不变，是也。

（按，叶谱作 61 或殷谱作 6 其实一也，因去声字出声之后要豁腔，所谓去声必豁（当然如果是某些情况，如快板时则虽去声，但如赶板不及未必要唱出豁腔来），1 就是去声字上挑的音，有时曲谱不一定有标记（殷谱就是无标记，而叶谱则是有标记，但如果像是现今一些谓曲家，不知像是 1 已是豁腔了，还要把 61 再豁上加豁，唱成如 621，则更是野狐了，这在阳去声时最易看出来，如某

阳去声字，作 1321，该曲家不知 3 即阳去声的豁腔，以为无标出豁腔，再去唱 15521，加一个豁腔 5 于 3 之前，则完全因不明声腔格律，而背于声韵之道，像《遏云阁曲谱》就已有此误，而后世的所谓曲家，亦因不明声腔格律，不明造腔之理，故如王季烈的《集成曲谱》与俞粟庐的《粟庐曲谱》亦多有此误，如《粟庐曲谱》更多有之，如《南浦》第二只【尾犯序】里小生唱『望伊家看承』里的『望』为阳去声字，订 61656 里的 1 已是一个豁腔，而俞宗海不知，又在 1 之前再加一个豁腔 2，变成 621653，因叶堂已是不明昆曲声腔格律了，当然只能传其炫技的唱口于传人，故其传人的不明声腔格律也是可知系属必然之理了；而若，在 1321 中加一个滑腔，形成如 12321 者，亦完全不合于阳去声的平出去收之理，此种错腔《粟庐曲谱》内多有之，如《南浦》第一只【尾犯序】里正旦唱的『奴不虑山遥水远』里的『虑』阳去声字，应唱 516532，1 为上挑的豁腔，一挑而去声之腔性即定，而俞宗海加一滑腔 6 于 5 及上挑的豁腔 1 之间，形成 561653，造成去声字成了向上滑行二个音的腔，不成其昆曲声腔格律的化外野狐而不得；俞派唱口多有为花腔而花腔，而造作过份，离昆曲之道远矣，实属昆曲末世将亡的走向浮华以炫世为能的偏差，其以炫技为能，实不可取，忆古书上所记明代虎邱山中秋曲会，老者唱全本琵琶记时，可是以炫技为能，还是真有其唱口的结实底子，于此可以思之过半矣。

：：：：：：：：如今本例中，依腔定辞，改为叶谱之『恰便似』

而不更动殷谱的腔；●【江儿水】的『乱』阳去声字，三谱（指殷谱，叶谱及王季烈的集成曲谱，以下同）订谱于阴去声腔，订于基腔 5 上方的 6 这个阴去声腔；『野』上声句末字，依声谱应作 16，三谱皆作 123 而误（应是其他各谱抄叶谱）；『又』阳去声字，应自基腔 5 出腔起音作平出去收的阳去声腔格，殷谱自 6 出腔起音而误，叶谱正确；『冷清清』基腔在 5，各谱作 1 而误；

『宁』基腔应在 3，各谱作 2 而误；『名』各谱行腔不合声律谱之格，今依声律谱调整；『别』阳入声句末字，依声律谱应收作 56，而各谱俱作 6121 而误；●第二只【香柳娘】的两个『刚』并非衬字，不能如各谱当衬字配，此字位的基腔在 1，故此字位上的阴平声字应配在基腔上，即配 5，非各谱作衬字配腔只配合下一字阴去声字『半』配 6 而此字行腔适配之，以配 5 而不顾及应守基腔之律；『三』基腔在 1，殷谱亦当成是衬字在配合下上方的字调配行腔，应依叶谱即是落腔依乎基腔；『路』阳去声字，各谱配 2321 不合声谱对此处阳去声的正确腔格 13216，今正；『下』阳去声，应出腔起音于基腔 5，而殷谱高至 1 始出腔起音误，反而叶谱出腔起音于 5 正确；『路』阳去声，殷谱作 653 可，而叶谱作 62165 更佳；『回』殷谱阳平声配腔太低，低于基腔两个音，而叶谱正确；『折』阳入声字，殷谱作 3，依声律谱，则阳入阳平句末字收腔 35 始完整；『我在』皆衬字，行腔从叶堂始佳；●第四只【香

柳娘】的『下』阳去声字，应从叶谱自基腔出腔起音；『些』阴平声，应配如叶谱始正确，殷谱配如阳平声腔；『如』阳平声字，殷谱误谱如阴去声腔，落腔于阴去声腔域去了；『玉』阳入声字，殷谱配如北曲入作去声腔，反而叶谱正确；第一个『花』基腔在 2，殷谱误作 1，而叶谱正确；第二个『花』基腔在 1，各谱误作 2，今正；『折』阳入声，各谱误作阴入声腔；两个『割』阴入声字，各谱基腔误 1 为 2，今正；『与』上声字，殷谱误作去声腔，叶谱正确；『寻思』基腔应 3 或 1，而殷谱把『思』的基腔误作 2，叶谱『寻思』基腔作 1 可；『起』上声字，殷谱误作去声字腔，叶谱正确；●第五只【香柳娘】的两个『想』，殷谱都订腔在基腔上，唱成阴平声腔了；『想关山』基腔应 1，各谱皆作 3 而误；『跋』各谱此阳入声配腔太低，低于基腔两个音，今正；两个『道』阳去声，殷谱误作阴去声腔，两个『一』基腔 1，殷谱误作 5，唱如北曲入作上声腔，叶谱正确；两个『时』基腔 1，殷谱正确，而叶谱及王季烈集成曲谱皆误；『瓶』阳平声字，殷谱配腔基腔下方两个音，配腔太低，叶谱则正确；『玉』阳入声字，各谱配如北曲入作去声腔；『愿』阳去声字，各谱误配阴去声腔；●【尾声】的『丝』基腔 3，各谱误作 3；『惹』句末上声字，依声谱收作 6，殷谱作 5 而误，叶谱正确；『冷清清』基腔 1，叶谱正确，殷谱误作 5；『玉人』基腔 2 而各谱俱误；『儿』行腔应从叶谱；『也』

句末上声字，各谱作 561 收，依声律谱，只应收作 56.（刘有恒, 集粹曲谱, 台北出版, 今译为简体字版）

厦门大学图书馆